

松代的雲

在這裡時常會有個錯覺，覺得離天空很近，從你所身處的視角望相遠方並不會有更高的參照物，因為你就是那最高的標地物。何其有幸的撞上了日本幾十年來最熱的夏天，但這裡的熱也充滿著日本的異國情調，乾乾的，大概會是我目前最難忘的溽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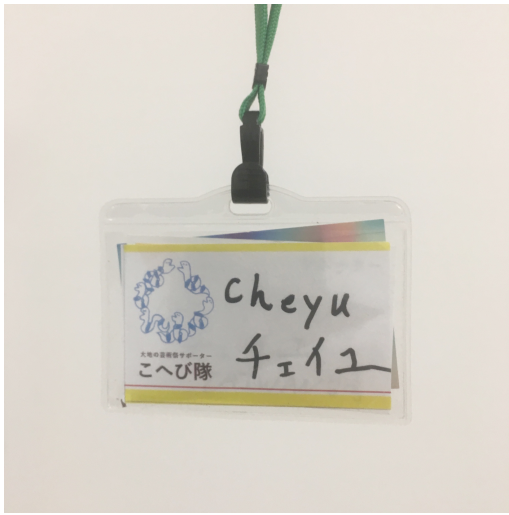
一樣的巨石

車站旁有兩顆巨石，長得一模一樣到巨石，真的是太幽默了。更幽默的做這兩顆石頭的藝術家還跟我睡在同一個房間，就在我上鋪的對面。我入住的第一天時房間非常悶熱，藝術家一早被熱醒氣憤的將冷氣重新開啟。這裏的房間位於上鋪的床位都非常悶熱，因為他們把冷氣安裝在房間地上。

里後美術館

藝術祭的主場是位於十日町的里後美術館，它中間有個諾大的水池，映照了四周建築聯合起來的巨大圍牆。特別的是美術館裡有個公共澡堂，澡堂內還有個叫做反眠室的空間，讓人睡覺用的。最後幾天裡幾乎每天都來澡堂報到。





名牌

從進入小蛇隊的一開始，每個人就會配戴一個自己的名牌，方便彼此認識也可以讓工作進行的更順暢。名牌也使我們讓當地的居民更方便識別我們，只有走在路上，他們都回迎以微笑像是在感謝我們來一起參與他們的盛會，也讓我們覺得自己似乎就是融入了在地的生活。印較深刻的就是離開那天開始了不用配帶名牌的日子，不過我想這些記憶也都封存在這些物件之中。



3F

這個房間是於某個山上小聚落的活動空間三樓，是非常傳統的日式建物，記得那天也是非常炎熱，我們中午到這棟建物午餐午休。那天的工作非常輕鬆，我們將作品周遭的環境簡單清掃一下。其實位於山頂上的聚落也沒剩幾個人了，要是沒有藝術祭我想更不可能會有人來到與這些居民講講話。



手套

小蛇隊的工作中，都會被配給完善好用的工具，好讓工作是在既安全又有效率的狀態下進行。我是到研究所才去買了這種比較高級一些的工作手套，以前都是戴那種白色我們俗稱的『工地手套』在工作。這雙配給的紫色手套對我來說稍大了些，不過基本上是非常堪用的。



假冒西瓜的冰

某日的工作下午，莫名出現了一支日本人組成的自行車隊伍，雖說是自行車隊伍，不過也不到職業等級，我猜是業餘愛好者。他們看起來裝備很好，各各像是雜誌上型錄會出現的人。他們來到我作品的晃了晃，似乎有拿起手機拍拍風景，一群人好不開心。他們離開後約莫半小時讓回來了，帶了西瓜冰棒給我們吃慰勞我們的辛勞。

分屍西瓜

又是西瓜，而且是真正的西瓜。某日的工作下午，出現了一顆西瓜，是在當地駐村的香港青年種植送給我們吃的。大家在工作告個段落後，一起分屍了那棵西瓜，西瓜比我想像中的好吃，尤其是與一同工作的大家一起享用，這是我這個夏天吃的第一口西瓜。



Andi 與他的蚱蜢

某兩日的下午都在生產這隻蚱蜢，蚱蜢的主人是來自印尼的藝術家，叫做Andi。Andi有個女兒，他說他第一次來日本。Andi是個客氣的藝術家，在烈日的工作裡也不會心煩氣躁，而且一直提醒我要喝水休息。我們那兩天將蚱蜢的腿長出來。

關口先生的冰淇淋

關口先生是日本藝術家，他就像是漫畫《獵人》裡奇犽的爸爸，皮膚黝黑身體強壯，我們主要協助關口先生蓋他的房屋，用樹枝與泥土披布搭建的房屋。工作的下午非常酷熱，所以關口先生請我們吃旁邊高爾夫球場販賣部的冰淇淋。



垃圾掩埋場

這件作品原先是當地的垃圾掩埋場，後來被藝術家改造為類似庭院造景的空間，地上鋪滿了白灰相間的小碎石。記得當天的工作是將碎石間冒出的雜草清除乾淨，我大概拔了這輩子最多的雜草，而且發現連根拔草時聽到根部的撕裂聲會有一種快感。